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63

8 Decem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六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1月29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主席：卡普托先生           | (阿根廷)  |
| 嗣后：韦尔塔·蒙塔尔沃先生(副主席) | (厄瓜多尔) |
| 嗣后：埃西先生(副主席)       | (科特迪瓦) |
| 嗣后：沙卡先生(副主席)       | (巴林)   |
| 嗣后：卡普托先生(主席)       | (阿根廷)  |
| 嗣后：沙卡先生(副主席)       | (巴林)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8-64504/A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6〕（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决议草案

下午3点40分开会。

议程项目 36 (续前)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3/22)
- (b) 监测向南非提供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A/43/44)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3/682, A/43/699, A/43/786)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3/802)
- (e) 决议草案 (A/43/L.30—A/43/L.38, A/43/L.41, A/43/L.42)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 (古巴) (以西班牙语发言):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在南非组织的选举清楚的表明尽管国际社会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种族隔离制度继续统治南部非洲, 本大会最近通过的一项决议——第43/13号决议表明了这种观点。建立在南非人民肤色基础上的政府制度——这个制度遭到每个国际组织的禁止——是影响所有南部非洲人的问题的焦点和明确的根源: 因为南非黑人居民一直拒绝种族隔离, 该制度的领导人正在从事针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和邻国的残酷和血腥的暴力循环。

在此重复所有会员国都非常清楚地了解的事实将是多余的。然而, 我们有责任再次与国际社会一道要求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 以便不仅使黑人能够享受自己的平等和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 而且也使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对前线国家的侵略, 以便避免一场具有无法预料的可怕后果的战争的危险。

今年, 南非人民杰出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已经到了令人尊敬的70岁。他的一生本来可以对他的社会起巨大的有益的作用, 但由于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 他的一生被消耗在种族隔离的监牢中, 因为他犯下了憎恨和反对一种制度的罪行, 这种

制度企图把黑人变为低下的人种，这种制度使他数百个兄弟遭到迫害、监禁、酷刑和屠杀，如果本大会不再次明确的表示完全拒绝种族主义南非并要求铲除种族隔离和创造将确保南非人民能够享受平等并作为一个统一民族来到我们中间的条件的话，大会实际上没有为这些人民作任何事。我们绝不能被动听的歌声引上歧途，上种族隔离宣传的当，被种族隔离的某些恩人所欺骗，这些人说该政权正在朝着改革迈进。面对着旨在混淆我们视听的阴谋和纯属粉饰性的姿态面前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质无法改变，我们必须完全铲除这一对我们本身性格的严重冒犯。当南非黑人这些遭到歧视的受害者正在为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占有适当的地位而进行正义斗争的时候，我们不能撒手不管。

同时，大会必须谴责比勒陀利亚，并要求安全理事会对该政权实行充分和强制性的制裁。它必须禁止该实体以任何方式参加国际组织，并继续和加强从道义上声援和物质上帮助民族解放运动、历史性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唯一罪名是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遭到监禁和迫害的领导人。

南非告诉我们制裁正在取得成功。直到铲除种族隔离为止，我们国际社会绝不能在别人的促使下停止行动或变得更加温和。比勒陀利亚迄今为止继续残酷镇压黑人居民，压制反对该政权的任何形式的表现或示威，最野蛮的违反人权和禁止新闻界发表有关这些非人道措施的任何消息。

在本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154位发言者中，有139位以强烈的措词提到了南部非洲的局势，他们以压倒性的多数谴责了种族隔离并要求迅速铲除种族隔离。南部非洲人民有权享受和平、充分的人的尊严、得到承认和享受生活。现在，枪炮声看来正在减弱，有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理智看来逐渐压倒了武力，我们必须要求铲除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制度被正确的描绘为可怕的制度，并且是对人类的冒犯。

格贝霍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一年前，在对反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一般性辩论期间，加纳代表团重申了我国政府的信念，唯一能够迫使种族隔离

南非屈服的有效措施是旨在从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孤立南非的协调的国际努力。不出所料，我们要求对种族隔离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呼吁就象对牛弹琴。

今年，我们再次聚集一堂审议在世界上消除这一不公正和可耻制度的最有效的手段——这个制度根据肤色使南非绝大多数人蒙受耻辱；这个制度是对人的根本尊严的冒犯；这个制度使其大多数公民感到绝望，无法作为拥有生活、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权利的人的尊严。

当加纳倡议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时并不是出于幻想考虑。我们并不是不关切这对本组织一些，如果不是所有会员国可能造成的严重消极的经济、金融甚至文化影响。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特别是在这个被视为通过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维护和平的联合国这个论坛，孤立一个国家的任何要求必须得到严肃和冷静的审议。我们注意到某些国家关切这种孤立可能产生悲惨的后果，在对种族主义南非施加压力，或使其放弃以肤色为基础的歧视性行为以及促进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民主社会时一些国家可能遭受经济和政治损失。

我们曾希望我们今年能够改变看法，和一些国家一样促请继续与南非保持友好关系，作为对种族隔离南非内部的改革力量的道义支持，因为“和平手段”一词常常意味着所有国家对南非作出变革的要求。但是，我们被迫再次表明，考虑到所有因素，完全孤立种族隔离南非仍然是对南非施加压力，或使其变革的唯一和平手段。

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并没有谈到种族主义政权为最终消除种族隔离而进行改革的真正努力，该报告也没有表明一些会员国对种族隔离南非实施有限制裁的值得赞扬的努力。该报告只列举了对反种族隔离组织逐渐升级的国内镇压，延长紧急状态，继续关押种族隔离的政治反对者以及排除大多数公民参与该国政府的例子。

正如该报告指出的，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不仅在大力维持种族隔离，而且

“正在通过‘改革’拙劣的伪装这一制度”（A/43/22，第187段）。

所谓改革的中心即国家理事会向大会作了揭露的真面目已虚有其表的分权而并

毫无实质性内容。今年10月26日的市政选举已遭到本组织的适当谴责。但是，还应提请大会注意据报导企图使种族隔离永久化的右翼保守政党的手法已更高明。加纳代表团认为，种族隔离南非这一不详的事态发展是种族主义政权所谓改革政策的直接后果。通过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市政警察和快速反应警察，佯称建立实施宪法改革方案所必须的安全和正常状态，实则促进国家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政权暴露了其对种族隔离的死心塌地，并通过保守党派间接地支持种族隔离势力。

加纳代表团愿在此指出，在不远的过去南非出现了某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释放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泽弗奈亚·莫托彭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哈里·加瓦拉以及在纳尔逊曼德拉出院后不再进行关押是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的行动。\*

但是，我们不得不呼吁种族主义政权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仍然被关押的政治犯，因为无论在监狱继续囚禁还软禁他们会使种族隔离制度永久化。南非无论如何应向国际社会解释象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怎么会得肺结核，这一疾病与政府监狱里的卫生条件密切相关。

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还表明另一种情况，即把对商业利益的崇拜置于宪章义务之上。在去年的审议中，加纳代表团以大量篇幅讨论了这一问题，强烈呼吁各会员国停止通过合作促进和支持种族隔离。

我们愿将我们对那些作出真正努力切断与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的会员国和机构的赞赏载入记录。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国会通过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案，该法案禁止对南非新的投资和以贸易为目的除外的新的贷款，禁止向南非警察和军队出口，禁止进口南非的各种商品。还值得一提和赞赏的是挪威和丹麦的油船禁止将石油运输到种族隔离的南非。我们还要将西班牙列入这个名单，该国终止了与南非直接空运联系。从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还宽慰和关切地

\* 韦尔塔·蒙塔尔沃（厄瓜多尔）副主席主持会议。

注意到由于在不久的过去北欧国家以及美国所采取的措施，南非与北欧国家的贸易事实上已停止了，与美国的贸易也下降了。

尽管这些制裁很有限，这些制裁已迫使种族隔离南非对以肤色为基础的歧视性做法付出高昂代价。正如报告所表明，南非经济对这些措施的反应是增长率低。撤出投资，拒绝长期信贷，缺乏新的投资向大会大胆的表明南非经济在制裁面前多么脆弱。据报导南非储备银行董事长格哈特·德科克在本月份由商业杂志《金融邮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指出：

“任何人都不能低估这些约束所造成的危害性结果。需要特别强调经济的长期的结构调整。”

该银行较早时候宣布对南非的国际经济压力自1985年以来已导致近100亿美元的净资金外流，那年一些国际银行收回了对南非的贷款，以对种族隔离提出抗议。其外汇储备的黄金部分下降了2亿5千8百万美元，降至12亿美元，是15个月中的最低点。据称，外汇储备严重下降，达到六个星期的进口额。

正是在披露了这些事实后，加纳代表团与特别委员会一样，对一些国家拼命想填补由于另一些国家采取了有限制裁而造成的空缺表示遗憾。日本是一个与加纳保持着热烈、富有成效关系的国家，遗憾的是，它取代美国成了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它从种族主义南非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其他国家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据报道，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排在日本、联合王国和美国后面的向南非出口最多的国家。说句公道话，日本政府最近已采取了一些反对南非的措施，但我们还是想指出一点，即仍然需要制止它与南非的贸易。统计数字的增长不能只归咎于日元的升值。

如果说加纳对这种最终会加强种族隔离的贸易格局感到担忧，那么，我们对所报道的军事合作更加感到不安。关于这一问题，加纳在大会上届会议上曾要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明向种族主义政权出售潜艇蓝图一事。从那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的关注着这一问题的事态发展，尽管官方作了解释，但我们还是遗憾地认为，这

桩交易使与我们关系密切的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关于那次很不象样的内部调查的新闻报道以及最近公布的官方文件企图使人们相信向南非交货并没有得到官方许可。当然，加纳并不认为关于向南非提供的建造图不足以用来建造潜艇或建造潜艇的一部分的说法具有说服力。如果确实向南非提供了百分之九十的图纸，那么，南非当然能够建造潜艇。联邦议院继续调查这一问题表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还没有对这桩不幸的交易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敦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立即对它的贸易和其他法律进行有效的审查。禁止今后再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这种交易，以此来表现它致力于根除种族隔离的决心。

如果我们要全面说明与南非进行的这种背信弃义的交易，那么我们必须提一下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例如台湾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与种族主义政权可耻的眉来眼去。我们要求他们对与种族隔离进行合作的任何形式采取谴责立场。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附录一中阐明了南非和以色列之间关系最近的发展。这里我要再次回顾一下，去年审议这一议程项目时，加纳对以色列国会颁布的关于限制以色列和南非合作范围的法律表示了欢迎，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半步”，总比一步不迈要好。我们非常遗憾的从特别委员会得知，以色列一直继续加强并密切这种军事合作。现在，以色列技术员和工程师正在种族主义南非工作，帮助南非改进豹型战斗机计划，以后还要帮它建立制造这种新型军用飞机的工厂。今年，以色列已向南非运送了武器，据报道，以色列军事顾问还帮助南非空军在安哥拉领土上作战。以色列宣称它不会与种族隔离政权签订新的军事合同，与它的这种说法相反，现在已经证实这些总协议的时间范围并没有限制。因此，这一保证是虚假的。特别委员会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证明以色列与种族主义南非正在进行更加活跃、更加广泛的军事合作。

现在我想谈谈种族主义南非特别薄弱的的一个方面——南非的石油供应。设立在阿姆斯特丹的航运研究所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监测对南非的石油供应，根据该所最近的报告，1985年至1986年间至少向南非运送了68次原油。这



些原油大约占南非进口需要的一半，主要来自波斯湾地区。与这桩秘密石油交易有关的航运公司大约有一半是挪威、希腊、英国和新加坡的公司。这些主要的石油公司被确认是设立在瑞士的马克·里奇和马里姆佩克斯公司，其总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瑞士设有办事处。据报道，在68次动送石油事件中，有62起涉及设立在欧洲共同体的公司。

我们非常开诚布公的阐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因为我们认为——也许这样认为太天真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诚挚的希望看到种族隔离被消除。我们都在卢萨卡宣言的基础上选择了和平变革。现在我们辩论的就是产生这种和平变革的手段。我们中的一些人反对通过强制性全面制裁彻底孤立南非。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听到有人说如果执行这种措施，确切地说受害的是大多数人。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要争取人类尊严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南非的黑人大多数也不例外。取消贩卖奴隶制度并不是仅仅因为奴隶生活贫困，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各种战争也并不是仅仅出于物质考虑才进行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恢复作为人的尊严。加纳在争取独立的和平斗争中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即自我管理虽然会遇到各种危险，但总比默默的受奴役要好。无论如何，绝大多数南非人赞成有效的制裁。这就是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全部意义所在。这不是关于哪些人从制裁中受害最深的问题，而是关于哪种和平压力的形式能够产生最大的反应，以达到消除种族隔离的目的。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全面强制性制裁仍然是根除种族隔离的最有效的和平手段。1985年许多银行做出收回贷款的决定后的一年是南非经济出现严重负增长的阶段。许多政治改革也是在这一阶段内进行的，其中包括取消通行证法，承认工会以及给予黑人大多数财产权。

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协调努力，实施制裁并监督其执行情况，以维持变革的动力。加纳代表团欢迎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正是为了这一理由。

我们期望，它的建议将能够变成决议，得到本届大会协商一致的支持，以便终于能让种族主义南非毫无疑问地了解，我们决心定要铲除种族隔离。我们将特别希望决议反映出呼吁各成员国将它们反对种族隔离的政策变成国内的立法。

英美公司主管董事加文·雷利先生 (Gavin Relly) 最近预言，如果比勒陀利亚不走向变革进而消除制裁的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他有远见地补充到：

“我们将发展到一种地步，使我们作任何事情都太危险，因为政治受挫的情绪已经聚结起来，并且时而崩发出来……”

“我们将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是从来不知道自由的人们。另一方面是那些再也看不到他们也完全没有自由的人们”。

这次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有机会帮助种族主义南非避免这些可怕的后果。南非需要帮助才能使那些从来不知道自由的人们现在知道自由。本大会能够帮助南非的唯一办法是对该政权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种族隔离的南非为了排除这些制裁，将不得不给那些从来不知道自由的人们以自由与平等。只有到那样的时候，加纳才会停止我国反对这一可恶制度的运动，因为，当我们生活在种族隔离之下的兄弟姐妹还没有获得自由之前，我们本身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

卡姆先生 (巴拿马) (以西班牙语发言)：在1948年，联合国各国人民重申《宪章》基本原则之一，兴高彩烈地欢迎《世界人权宣言》，宣布其共同理想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  
再过几天，这一事件就要过去四十年了。

在自从那时以来的四十年时间中，我们看到各国不断努力把这一共同理想化为实际行动，在地球上消除一切形式践踏人权的行动，其中最可怕的是种族隔离。

我们肯定地指出，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一起，反对可恨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是联合国尽了最大努力的任务之一。

我们确实可以说,我们正在看到一个以尊重人为基础,而成为一种可行的和平共处方式的国际秩序,同一种以白人少数对南非人口多数的非白人人口实行种族统治的压迫性制度之间的一场对抗。一方面,我们有国际道德,这一道德要求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根源而尊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是一个以种族隔离、国家恐怖主义和有系统地践踏人权为基础的政权。在大会上次讨论这一问题以来的一年时间内,我们看到,南非人民在种族隔离政权加紧镇压的困境下竭力斗争,看到南非人民在抵抗斗争中和先锋组织的创造能力上经受严重考验。

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提出的宝贵报告清楚地反映的那样,镇压和恐怖主义是该政权的有机部分。国际压力不仅没有减退,而且大大增加。因此,我们看到南非黑人的苦难也加剧了。

在又一次延长的紧急状态法借口之下,种族主义政权利用武装部队、警察、其他保安部队和它的法院几种联合的力量,施展了最可怕的压迫机器,这是一个实行酷刑和有系统地消灭黑人领袖的机器,其公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反对力量。

除了已经生效的各种严格限制以外,我们现在又看到对集会权利实行新的限制,该制度加紧扼杀工人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声音,以及对工人罢工权利实行更多的限制。

最近,他们为有系统地进行国内镇压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草案,企图对所有接受外部援助的团体和个人实行限制,进而使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虽然他们正当地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援助。

去年最可恶的发展是出现了新的镇压和恐怖手段,这一手段在南非政府的操纵下已变得司空见惯,尤其是在那些出现有组织地抵抗种族隔离斗争的地区。

事实上,种族主义政权在这一年中除了采取传统的不经过审判就加以拘留的战略以外,还帮助建立和操纵极端分子集团,如准军事集团、准警察部队和极右组织,让它们肆无忌惮地打击反对该政权的人们。正如特别委员会报告指出:

“在城镇和农村地区……自警团向个人和组织进行协同打击，还往往获得保安部队的同意和援助”。(A/43/22，第20段)

巴拿马强烈谴责这样的行径，它们进一步加深了该政权残暴地加在长期苦难的非洲人民身上已经十分严重和痛苦的创伤。\*

巴拿马今天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具有殖民主义思想的外国力量，因此，理解南非人民的解放事业，希望表示我们声援和支持他们的领导人，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

被正确地谴责为反对人类的罪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可能是直接针对南非人民的，但其影响超出了那一国家的边界。首先因为，由种族隔离而造成的暴力、政策和行为是国内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对南非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南非政权和它所支持和供养来反对邻国和前线国家的雇佣军的侵略本性去年变本加厉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领土完整与主权一再遭到侵犯。对这些国家的侵略已经使得它们国家经济设施中的重要部门被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生命损失。

赞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斯威士兰和莱索托都已受到比勒陀利亚少数人政权侵略的影响，死伤惨重，人民流离失所并受到物质损失。

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国家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侵略行径采取容忍的态度，结果比勒陀利亚政权更加有恃无恐，其罪恶行径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些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正在帮助种族主义政权赢得时间，以玩弄新的伎俩来用完全是虚假的措施来蒙骗国际社会。因而，我们认为，只有加强反对该政权的国际运动，严格执行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才能迫使比勒陀利亚看到国际社会有决心孤立该政权，直到最后完全消灭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

---

\* 副主席埃西先生(科特迪瓦)主持会议。

今天巴拿马吃惊地看到，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该国具有对南非局势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能力——继续阻挠对南非种族主义者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相反，也就是这个国家对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实行了强制性的经济措施，施加政治压力并进行军事威胁，其赤裸裸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我们的政治独立，迫使我们作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爱国者都无法接受的让步。目前的外国侵略非但没有能够扑灭能够激励我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火焰，相反却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加强了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的团结。

纳尔逊·曼德拉今年将庆祝他的70岁生日，巴拿马认为，今年对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反对可憎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行动已经不再仅仅是我们反对殖民主义、不结盟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而且也已经成为巴拿马人民及其代表组织的宝贵财产。因而，巴拿马政府同诸如巴拿马黑人大会与拉丁美洲研究的各类组织一起于今年7月11日至18日组织召开了一次有关反对种族隔离、声援南非人民与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全国会议。在这期间，巴拿马人民与政府再次表示要坚持斗争，消灭种族隔离，并要求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所有政治犯，而且也重申它们坚定不移地声援英勇的南非人民为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统一与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而斗争。

会议结束时，巴拿马政府授予纳尔逊·曼德拉Manuel Amador Guerrero勋章，这是巴拿马给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巴拿马给予纳尔逊·曼德拉这一荣誉，从而表明其坚决支持一项崇高事业，并给予一位国际人士荣誉，而这位人士是自由、公正与和平以及为理想而斗争的象征。巴拿马人民同他完全一样为自由、公正和和平以及理想，并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了维护巴拿马国家独立、自决与尊严的斗争，从而作出贡献。事实证明，巴拿马是个多民族的熔炉，生活在和谐之中，只是在外国干涉其内部事务才感到不安。

霍恩费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自大会最后一次审议种族隔离政策以来又有一年了。对联合国来说，这是有希望的一年，是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的

一年，因为已经以和平方式解决了某些重大冲突。令人遗憾的是南非的局势并非如此。对大多数南非人来说，这是忍受漫长痛苦的一年，因为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仍旧在执行。在南非，种族歧视仍旧是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通过各种机构来系统地违反最基本的人权仍旧是南非的一个现实。

紧急状态似乎已经永久化；其规定日益严酷。这种长期紧急状态只不过是为用户提供全面镇压手段提供法律掩护的又一绝望挣扎。一一列举在南非所采取的或刚刚采取的镇压措施将花去很多时间。我必须提到两个典型的例子：取缔17个主要反种族隔离组织的活动，这些组织包括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民族阵线；限制南非工会大会以及18位著名反种族隔离领导人的活动。基于同样原因，终止征兵运动的活动也被取缔。这两项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扼杀民主抗议运动；这两项措施再次明确表明，南非政权对为要求消除种族隔离所做的任何形式的和平压力的回答只是宣布更多，甚至更严厉的限制，又兴起镇压行动的新浪潮。

南非政府为掩盖其日益加紧的镇压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关闭了几家报纸，并强行完全封锁该国局势的有关消息，然而，任意逮捕、折磨、未经审判的拘留、犯人的离奇死亡以及法律很成问题的死刑等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况是不可能隐瞒的；的确，这一些情况触目惊心，使得除南非之外的世人的良知都受到震动。

南非政策特别令人震惊的趋势之一是日益增加对儿童的迫害。人类的最易受伤害的群体之一——也许是最易受伤害的群体——在南非受到特别的迫害，而国际社会正努力争取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儿童。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所公布的数字，自从1986年6月以来受监禁的30,000人中40%在18岁以下，甚至南非的主管当局也承认是有一些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受到监禁。国家机器的暴力使多数人口的下一代充满了敌意，并促使他们使用暴力反抗，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使今后的苦难更加深重。

一个比较新的、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治安维持会和准军事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的活动使黑人内部的分裂更加恶化，保安部队对他们的活动至少是容忍的。一

些南非人士以此为借口声称南非乡镇的动乱证明这个国家还不够成熟，不分肤色让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利还为时过早。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自欺欺人。根据可靠人士的意见，黑人集团之间的暴力本身是国家机器煽动的，这表明在一个被剥夺了自由民主地发表意见的权的社会里所能发生的情况。南非政府顽固坚持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时间越长，就会出现更多的动乱和流血。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南非最近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种族隔离制度，使我们无法希望南非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过去数月中，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法律项目，这些项目实际上为进一步加强不合法的法律和规定。在一些例子中，内部的强烈反对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制止或推迟了这种新的立法，但在许多情况下，南非政权无视绝大多数南非人民的意志和世界公众舆论颁布了这些新的限制规定。

在一个以种族隔离的罪恶为特征的社会里，宗教的道德价值与国家机器的不道德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面对着这种挑战，南非教会领导人勇敢地同种族隔离的罪恶斗争。他们现在处于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先锋位置。南非当局最近孤注一掷地企图镇压以民主方式表达的对种族隔离的反抗。这些行为表明南非当局甚至对主教也不尊重。奥地利深切地关注对教会领导人行动的限制和临时拘留，深切地关注诸如炸毁比勒陀利亚南非天主教主教会议办公室等的事件。尽管奥地利政府再三要求，南非当局不允许南非的一名主教接受邀请参加在奥地利举行的一次会议，这似乎与南非当局今天推行的对教会的政策是一致的。此外，南非当局与它们的基本态度一致也拒绝给一名奥地利天主教主教签发签证，他想访问南非教会。我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但没有用处。

今年8月在奥斯陆举行的关于南非难民、回归者和流离失所者的困境的国际会议使公众注意到了南非成千成万的人由于政治局势被迫离开家园所遭受的痛苦。根据我们的分析，南非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南非政策对其邻国的消极影响具有同样的根源，那就是种族隔离和维持这一制度的企图。

拥有白人少数的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存在被认为是对种族隔离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的存在可以证明黑人和白人能够在同一个国家内共同生活。因此，南非竭尽全力破坏邻国的稳定。这种敌视邻国的政策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整个地区的发展。所有国家都有道德义务帮助克服南非破坏稳定的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为此目的，澳大利亚参与了贝拉走廊铁路的重建。

当我们考虑种族隔离政策对该地区的消极影响时，我们也面临着纳米比亚局势。我不想重复几天前我在这个项目下所说的话，但是我想强调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一个方面。尽管南非长期以来一直顽固不化，正是由于多年来国际社会坚持对南非施加压力才使比勒陀利亚政府来到谈判桌旁。毫无疑问，从长远来说南非政府不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毫无反应。在种族隔离方面，国际公众舆论的敏感性已经达到了极其高的程度。电影、音乐和其他宣传媒介在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也不能低估许多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作用、国际和国家的纪念活动，例如，庆祝纳尔逊·曼德拉70岁生日的著名音乐会。我们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看到这位世界知名、很受尊敬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领袖能得到无条件的释放。

几天前，泽法尼亚·莫托彭和哈里·格瓦拉的获释受到我国的欢迎，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采取这一步骤之后将有其他政治犯获释。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将继续要求南非当局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由于反对种族隔离而受监禁、受拘留、受禁止、受限制或被流放的人以大赦。我们也要继续要求促进根除种族隔离，早日在一人一票的原则的基础上举行选举。

然而，国际社会除了劝告南非政府和动员世界舆论以外还可以作更多的事情。国际社会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之内或者之外帮助各种方案和基金，减轻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痛苦，正如我国政府已经按常规所作的那样。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制裁措施加强对南非政府的压力，采取制裁措施是国际社会最后的和平手段。



虽然南非内部的发展依然是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但一致的国际行动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第558(1984)、第566(1985)和第569(1985)号决议，我国奥地利采取了具体和自主的国家措施。 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与具有同样想法的代表团一起发起关于采取一致国际行动消除种族隔离的决议草案。 我们明确看到了向南非施加有效的国际压力的必要性。

我们相信，种族隔离制度的持续存在将导致被压迫人民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日益加剧抵抗。 继续存在的种族隔离将造成更多的紧张和冲突，对南部非洲和整个世界造成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

确实，国际社会负有沉重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完成消除种族隔离的任务。

拉科通德拉姆博亚夫人（马达加斯加）（以法语发言）：正如我们永远不会疲于重复的那样，种族隔离是对普遍良知的侮辱，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马达加斯加十分遗憾地注意到，这种邪恶的政权继续在富国的某种中立和同谋中找到安慰。 请允许我们提醒这些自称珍惜自由和公正的国家，种族隔离每天都意味着个人遭到持续羞辱和不断的蔑视，意味着家庭破裂，意味着最令人痛恨的蛮横无理。 种族隔离这种恶魔般的种族自私使得其受害者只有一种肯定性，即遭受压迫和镇压。

从南非黑人出生起，压迫就等待着他们。 技术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南非具有最高的婴儿死亡率：百分之五十的黑人儿童在五岁前死去，而白人的婴儿死亡率低八倍。 黑人多数的生活条件等同于自然选择。 如果南非一个黑人儿童活下来了，那么他将被剥夺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黑人人口只有在为白人少数利益服务时才得到考虑。 他们在南非社会中的作用是提供廉价劳力。 一个黑人工人仅仅是一个工具，根据人力的要求随意流动。 一旦经济的一个部门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他要么被送到另一个工作地方，或被掷入远离白人居住区的班图斯坦。

结果，所有人类社会的中心——家庭破裂了。南非黑人妻子由于种族隔离制度而与自己丈夫分离，单独抚养孩子，而且由于1986年宣布了紧急状态，南非的国内局势恶化到了儿童也遭到逮捕、囚禁、折磨、甚至枪杀——常常是没有理由的——的地步，这样悲惨地与自己破碎的家庭分离。

至于成人的命运，大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白人少数为了维护自己的优越性，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比勒陀利亚加剧了对种族隔离反对者的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延长紧急状态、向和平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和个人采取严重的限制性措施、大量的无理拘留、折磨和谋杀案件、增加使用自卫团体和禁止新闻等就体现了这一点。

南非政权不满足于在自己边界内推行恐怖主义，因此将恐怖主义扩大到独立的邻国。从该区域的人民不安全、地区难民潮、来自受侵略的邻国的难民潮中可以看到其结果。经济崩溃造成的失业和南非部队在安盟和民抵运动受酬帮助下拆除基本设施是南非侵略的进一步灾难性的后果。比勒陀利亚通过自己肆意侵略的政策，企图削弱独立的邻国；不幸的，它正在取得成功。据估计，仅仅在1980至1986年期间遭到袭击的非洲国家所蒙受的损失达到了150至160亿美元。道路、公路、发电站、水坝、油管、医疗中心、学校、教堂都是南非破坏的目标。

种族主义南非蓄意调动和集中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来对付邻国。野蛮、罪恶和系统化的破坏损害和毁灭了所针对的国家，造成了饥荒；饥荒已经成为比勒陀利亚手中的一个强大的战争武器和进行经济扩张的因素，使得这些国家处于南非权利的支配下。

我国代表团对南非顽固地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感到严重的震惊，因此和国际社会一起谴责这种政策。我们将支持反对该政策的决议，再次要求取消紧急状态，立即和无条件地解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对死刑进行改判、取消所有取缔政治组织和反对种族隔离人士的措施、让所有政治流放者不受阻碍地返回家园、从黑人城镇撤出该政权的部队、终止班图斯坦化和强迫人口迁

移的政策，结束对邻国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只有一般满足了这些条件，全体南非人民才具有必要的因素来自由辩论公正和永久的办法，解决使该国处于支离破碎的冲突。

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将是结束种族隔离的最适当、最有效和最和平的手段；我们再次强调孤立南非的重要性。

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许多国家和国家集团采取了实行制裁的措施。然而，在不低估它们努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尽管采取了停止投资和其他财政和经济措施，以及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禁运，南非却继续受到其传统的伙伴或代替者的同谋合作。

由于在同一个政府内的各个部之间缺乏协作，并且在国际上缺乏合作，一些国家能够容易地回避制裁。不同国家实行的法律种类繁多，这降低了制裁的有效性。此外，一些国家利用那些实行制裁的国家留下的真空状态，加紧和加强同南非的商业联系。

要使制裁真正有效，就必须集体作出决定，并且必须制定出国际接受的原则和程序。

一些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就就业问题而言，制裁将对南非黑人多数产生有害的影响。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非自愿地遭受种族隔离折磨的黑人多数准备作出自愿的牺牲。他们决定为解放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知道，正如图图大主教在他写的一本书中说的那样，他们将获得自由，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黑人解放事业将获胜，因为它是一个正义和平等的事业，唯一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和何时获得自由。

我国代表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同被压迫的南非人民的回答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要自由，我们要以合理和和平的方式获得自由。

联合国会员国有责任将南非黑人的正当愿望变成现实，以便在一个保障所有南

非人不论种族、语言或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政权。

通过实行全面制裁，禁止南非商人参加国际商品交易会 and 展览会，取消航空和航海联系，禁止举办文化、艺术或体育活动，向制造假新闻作斗争，并通过传播客观的新闻公布种族隔离政权的罪行，国际社会能够孤立种族主义南非，并迫使它承认其制度的不道德性质。

为了减轻制裁对黑人多数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要求所有国家、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介、市政和其他地方当局、以及个人立即在南非人民及其全国解放运动，尤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需要援助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和人道主义以及其他方面加强对他们的支持。我们还要求所有国家和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加强对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的物质、财政和其他援助。

为了使南非的传统伙伴在实行制裁中不受损失，我们敦促他们在南非的邻国投资，从而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并减少对比勒陀利亚的依赖。

我们祝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为确保黑人多数事业的胜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向该委员会保证，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它完成其任务。该委员会在将沙佩维尔六君子的死刑减为徒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也借此机会祝贺为挽救这些爱国者的生命进行努力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士。他们证明，国际声援不是一种空洞的表示。

萨利赫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和赞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和成员根据大会二十五年前交给他们的一个任务为向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的违反所有文明和人类价值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进行战斗正在作出真正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还要向该委员会表示感谢，并对他提供的全面支持表示赞扬，这种支持反映了委员会采取反对这些政策的行动，以及为使世界公众舆论和国际社会认识到南部非洲地区的事态发展和为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应采取的重要步骤，并

迫使它服从国际社会的意志和国际法准则所作的努力。。

在过去的几年中，苏丹政府和人民关切地注视着南部非洲的消极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对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和作法，拘留和监禁以及取缔工会和群众组织，企图扑灭和平反对种族主义政策的斗争所造成的。现在有17个以上的工会和群众组织被取缔，被拘留的妇女和儿童的人数正在增加。种族主义南非政府推行的破坏邻国安全的政策有增无减，比勒陀利亚进行空袭并支持这些国家境内的分裂主义活动。

在这个讲台上，我国代表团坚决要求国际社会无限制地、无条件地支持南非人民在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解放运动，例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苏丹要求建立一个没有种族主义、以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并要求结束种族主义少数人的统治。在这一前题下，我们要求取消自1985年以来强加给非洲人民的紧急状态法，并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特别是自由战士纳尔逊·曼德拉。

我们还呼吁释放沙佩维尔六人，该政权公然不顾明显的事实——即他们对于种族隔离政权所加的指控是无辜的——而判处他们死刑。该政权的总统在对死刑采取减缓之后而强加给他们的无期徒刑也应当取消。应准许被流放的自由战士安全返回自己的家园。该政权的所有军事和准军事部队应从非洲人居住地区撤走。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人实行的班图斯坦化政策应当废除。对邻国领土进行的军事和其他入侵活动应立即停止。

如果不是从某些西方国家那里得到支持和援助的话，比勒陀利亚政权是绝不可能在非洲人民自己的家园内对其采取种族主义做法，并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代表国际社会意愿的决议和保护各国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文件，也绝对无法坚持这种做法并无视国际社会。最近的一项可靠的统计表明，该政权继续充分依靠这种支持，其中包括各种军事和治安设备，以及对该政权经济和商业需求的满

足。 这些统计表明，某些主要西方大会继续提供这种支持，特别是经济和商业领域中的支持。 这种支持不仅限于军事和经济领域，而是更明显地表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

安全理事会一些常任理事会一贯阻挠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即对那些未能执行国际社会决定的国家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 20 多年来一直无视这些决定。

鉴于这些事实，苏丹代表团一直密切关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愈来愈多的勾结——领导非洲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在多数人统治下建立民主社会以及立即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斗争的解放运动揭示了这种勾结。

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的报告充分例举和证实了这种继续存在的勾结的危险，这种勾结集中于军事领域和发展核能力方面、以及情报和经济领域。 所有这些都载于特别委员会于 1988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委员会的报告 (A/43/22) 及其附件中。

苏丹自 1956 年取得独立以来，就使其外交政策集中于支持世界解放运动，特别是非洲的解放运动。 因此，苏丹愿非常明确和有力地阐述其对非洲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隔离现象斗争的坚定立场。

苏丹政府和人民愿重申下列几点。 必须彻底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行为。应向南非黑人多数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提供充分支持。 南非人民紧急需要根据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建立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并结束种族主义少数人的统治。 我们现在需要继续以各种形式抵制比勒陀利亚政权——包括石油、商业和军事物资的禁运——以及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一些成员国使用否决权以保护种族主义政权而使其免遭集体经济制裁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 大会必须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以审议种族隔离的各种政策、提请公众舆论注意这种人间悲剧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有效行动以结束这些违背所有人类和文明价值的政策。 我们必须支持非洲前线国家反对南非侵略行为的坚定立场。

苏丹在实现独立的25年来，一直通过持续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的工作向这些政策进行斗争。我们强调指出，我们将支持大会面前的受到非洲集团和其他主张人类正义、所有人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家所支持的一切决议草案。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至少有6个主要原因说明为什么种族隔离制度注定要灭亡。

首先，种族隔离是十九世纪遗留下的唯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残迹，并试图钻进二十一世纪。当欧洲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的时候，白人优越的概念支配着欧洲人的心理。尽管这是首先暴发于欧洲的工业革命的结果，但种族优越的概念也同时问世。今天，人们看到的鲜明对比是：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说明每一个种族中都拥有同样的人类潜力。成为种族隔离制度基石的种族优越概念，已被打碎。这说明了为什么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些宗教卫道士在其自己的国土内也遭到失败——即南非传统的荷兰改革教会决定撤销其对种族隔离的宗教庇护。

已遭失败的事业的卫道士们如果认为他们既掌握正义的力量又掌握历史的潮流，是可以顶着巨大的困难艰难地挣扎。但欧裔南非人现在已经知道他们对二者一无所有。虽然他们试图以制造自己的虚假情况来鼓起士气——例如这些虚假情况的根据就是欧裔南非人在用车辆围起的栅栏内举行集会——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一定知道：他们终将被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所压倒。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白人社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纠纷，这种纠纷表现在“结束征兵运动”的成功，同时也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白人从南非移民。

第二，南非欧洲人在人口结构方面正坐在一个定时炸弹上面。从1966至1980年，黑人人口增加了90%，而与此同时白人人口仅增加了30%。因而，白人在3,200万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8%降至15%。如果目前这一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南非白人与其他人的比例就不是1比5，而是1比10。与此同时，非洲大陆的人口也有了稳定的巨大增长。如果目前这

一趋势继续下去，非洲大陆的人口到2025年将是16亿人，而在1950年则是2亿2千5百万人。因此，各种力量的联合的发展趋势对南非极为不利。南非的几百万白人如何能够抵挡得住这种整个大陆的变化？

第三，南非白人统治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就是因为他们对黑人人口进行残酷的剥削，以榨取南非似乎无穷无尽、有无穷价值的矿产资源。似乎难以想象这一经济会遇到任何真正的困难。然而他确实遇到了困难。兰特的价值已经崩溃，使绝大多数南非白人都受到冲击。正如一个南非记者艾利斯特·斯帕克斯在1985年9月16日的约翰内斯堡星报上所说的那样：

“当兰特猛跌至35美分的那一天，人们并没有听到从索韦托传出许多悲哀的叹息……然而种族隔离的另一方的反应则表明尽管南非白人自我吹嘘有很大的恢复力，但多年来享有富裕和特权，使得他很难经受得起经济病痛。”

目前这次兰特暴跌可能是暂时的。黄金或钻石价格的复苏也可能促成了这一暴跌。然而日趋明显的是南非经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是结构上的问题，而不是周期问题。南非储备银行行长吉哈德·科克先生最近指出：

“有必要对这一经济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而其必要性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南非也许能够在其原始的社会与政治结构上得以生存，只要对其经济所求只不过是完成开采并出口矿产这一相对简单的任务而已。但是当今的世界是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经济进步显然与一个国家掌握新的工业、技术与信息革命如何紧密相关，南非要想保持目前水平的富裕，那么南非的经济就必须实行现代化。但是，南非要想参与这些新的经济革命，就必须放弃其原始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特别是放弃种族隔离制度。过去对于白人来说，残酷的镇压黑人多数是获得经济富裕的捷径。而今天，同样是这种残酷的镇压则为南非的经济制造了沉重的负担。这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南非大公司和多国公司开始反对种族隔离制度。



第四，我们即将迈入一个真正的多级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这样一种世界是十分陌生的。在一个两级世界中，南非既是一个受益者也是一个受害者，而我们现在正在目睹这一两级世界逐渐消失。且不管这一两级世界有多少弊端，南非至少可以依赖相对来说可以预见的全球政治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南非学会了如何为它的损失作出保险。

而要在一个多级环境中获得保险单将是很困难的。南非即不是和一个或两个主要大国打交道，而是不得不同许多大国打交道，而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单独具有足够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保护南非白人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一个主要大国会认为为了保持同一个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唾弃了的国家保持密切联系而牺牲其全球利益恢复和其本身的利益。

第五，世界变得更加透明。我们的卫星可以摄取到地球表面一平方英寸的显微照片。电子计算机、卫星传递以及传真机等等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信息革命，使得掩盖国际交易更为困难。因此，在很短的期间内，南非可能会通过与各种机构和国家进行偷偷摸摸的秘密交易来熬过日益增长的制裁，但现代技术之光一旦更为明显地照射在南非之上的时候，南非就会发现继续进行这种诡秘交易将会日趋困难。

许多南非人开始承认他们为逃避国际制裁正在打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一家南非出版物《金融周刊》1988年8月18至24日一期上说消除南非戏剧性地改变国际政治观念，或者大幅度地提高其出口——而白人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想偿还1991至1992年度外债而又不进一步紧缩其国内经济政策，那么是不可能的。这家刊物继续说：“种族隔离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可怕。”总而言之，制裁已经开始发挥效力。

第六，即将获得解放的纳米比亚向南非表明无视国际社会的意志是徒劳无益的。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继续成为一个孤岛。地球

正在缩小。甚至一些南非欧洲人也开始承认这一点。南非标准银行主席亨利·德维勒斯先生最近说：

“在当今时代，根本不存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例外，那么我们就是在蒙欺自己。”

以前，南非听到的是呼吁消除种族隔离这一遥远的声音，而现在他却听到了拳头的击门声。

历史的潮流如果不是迅速的话也是在不可抗拒地向前涌进，冲击那些试图死死把住种族隔离制度不放的南非欧洲人。在对这一潮流作出抉择的时候，向他们讲述一个古老的东方民间故事可能是有益的。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青年清早起来，离开了他海边的村庄，走到一个山上去照料那些已经收割下来的稻谷。当他走到山头举目下望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潮水猛涨，并即将淹没和摧毁那个村庄和村庄里的村民。他立刻意识到他想冲下山去唤醒并警告村民已经来不及了。紧急之中，他决定烧掉他的稻谷，因为他知道这燃烧的火就会使所有村民都能赶到山上。稻谷损失了，然而村民却得救了。

今天，如果南非白人执意要保留多年来他们通过压迫所掠夺来的政治与经济权利这一眼前的庄稼，那么今后即将到来的潮水就会迎头冲上来，将他们淹没，将他们冲得无影无踪。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决定烧掉这一苦果，并试图在南非建立起一种不分种族、人民完全平等的新型关系，那么这一村庄就可能会得救，可能会改变面貌。

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小步，南非最好的行动莫过于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并同他一道规划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早在1964年，纳尔逊·曼德拉就讲过：

“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惜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将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

有同等机会。我希望能够活着实现这一理想。但如果有此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一理想去死。”

如果南非不希望这一理想同纳尔逊·曼德拉一道死去，他们应当抓紧时间，立即着手建立一个新社会。

阿德若伊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 12月10日,我们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过去40年来,促进人权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应当归功于联合国。该宣言是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宝贵手段,但遗憾的是,在非洲大陆南部受到拼命维持的一种政治制度,即种族隔离,仍在威胁着它的普遍性。

种族隔离这个词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意味着一种引人注目的、痛苦的、可憎的和残暴的现实,等于是把种族歧视提升为一种政治制度。在主要是由于种族优越感引起并造成巨大破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明智地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宪章》从其第一条起便提倡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虽然在座的所有国家总的来说都尊重联合国的这一原则,但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一个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国家已使种族歧视成为一种政治制度,他称这一制度为种族隔离,看来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

1948年,南非的白人少数设想、提出和正式建立了一个基于种族歧视的政权。南非白人少数政权推行的种族隔离的暴虐和压制性政策公然粗暴地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国际协定的各项条款。

我们收到的报告充分表明,不宽容和蔑视人权仍然是南非生活的特点。比勒陀利亚当局继续压制黑人,否认其最为基本的权利。由于法律的支持,1948年以来即受到所有人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这些法律在白人社区和有色人种之间制造了各种壁垒。

比勒陀利亚极力维护白人少数的特权地位,严厉试用经1985年7月紧急状

态法加强的各种所谓的治安法。正是按照这些法律，南非政权逮捕了越来越多的人，并对他们动用酷刑；大量反种族隔离的斗士被处以死刑；几千人被投入监狱。正是按照这些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自由战士被处以死刑。几乎每天都有警方的暴力行为，或者和平示威受到血腥镇压，或者无辜的学龄儿童被治安部队所枪杀。

博塔总统自从在可憎的种族隔离政权中当政以来，始终企图通过受到所有人抵制的所谓宪法改革，给种族隔离蒙上一层文明的面纱，虽然这使它更其丑恶。这种改革只有一个目标，即通过进一步孤立黑人，使种族隔离政策制度化并得到加强。但博塔越是鼓吹改革，他镇压黑人和自由战士的手段也越花样翻新。从受到普遍抵制的“新宪法制度”原则开始，比勒陀利亚政权在今年10月26日，企图通过恐怖行动、恫吓和欺骗强制推行所谓的市区选举。因此，任何反对选举的言论都被宣布为非法。500多名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被逮捕，不经审讯即遭到关押。选举遭到了大会几乎一致的谴责。当时，反对选举活动的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说：

“今天，象左天和前天一样，问题在于南非的黑人拒绝种族隔离，政府却企图掩饰它”。

幸运的是，种族隔离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一致反对。

确实，在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使种族隔离成为一种政治制度之前，国际社会就对该政策表示了反对，大会在1946年的第一届常会上就通过了第44(I)号决议。

自从1946年以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多次通过决议，但都遭到了种族隔离政权的公然践踏。南非白人少数犯下了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沙佩利维尔和索维托的大屠杀、死刑的判决、未经审讯的监禁，残酷的驱赶黑人群众、创建班图斯坦、把和平的前线国家变为其侵略和破坏稳定政策的抵押品以及种族隔离以各种伪装出现的其他表现。但是，这既不能吓退决心为彻底根除这一非人道的制度而斗争的南非黑人多数，也不能说服国际社会不为彻底根除该制度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是委员会的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本委员会为使南非恢复理智而进行的重要的公共活动。

我同样要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为实现全世界对人权的尊重并为本组织有关决议的执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国际社会还要对南非及其种族隔离政策所提出的挑战忍耐多久？只要南非能够获得其特权伙伴的支持，它就很可能继续蔑视国际社会。这些国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表示所谓理解，拒绝赞成或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目标是请求所有国家终止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体育上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以便充分惩罚南非，迫使它放弃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但这一目标仍未实现。有关的主要伙伴以他们的宪法及其合理的公正舆论为幌子，似乎他们的人民不能了解到南非黑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公正。

一些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与南非保持着某种关系，现在应该让这些国家懂得正是它们支持并鼓励种族隔离制度，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而且使南非黑人受害。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这些国家愿意为人类的尊严作出贡献，他们是能够敲响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丧钟的。人类尊严必须继续成为我们所有活动的最终目标。《世界人权宣言》承认人类有权享有尊重其权利和基本自由的社会和国际秩序。所有签署或遵循《宪章》的国家都表明了它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信念，作出了这一承诺。这些权利是普遍的，是人类固有的，不可能因为肤色而有所改变。\*

多哥代表团是不会因重复多哥人民联盟创始主席和多哥共和国总统纳纳辛贝·安亚德马将军的讲话而感到疲乏的。安亚德马将军指出：

---

\* 副主席沙卡尔先生（巴林）主持会议。

“多哥是不会默许在世界这一地区所出现的非正义和压迫的局势的，这一政权是不耻于我们人类、不耻于我们时代的，也是违背任何道义的。这种政权上台给人民带来了各种暴力，而人民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的肤色。”

所有国家都应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动员并团结他们为南非黑人而进行的努力，以便他们能够摆脱这种卑鄙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应该让比勒陀利亚政权懂得他们是不可能永远对有色人民进行统治的。历史表明，任何民族都不会坐守待毙。在这方面，对宪法改革的抵制是十分有意义的。正如已故的格里索·索布韦所指出的那样，

“人民拒绝保证企图使压迫持久化的制度运转之时，也就是这个制度开始结束之时”。

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必须从立即和无条件的释放杰出的战士纳尔逊·曼德拉开始，曼德拉以其代表的利益受到了整个非洲的尊敬。它是反抗非正义、专横和种族主义的象征。总有一天被化定为人的黑人将最终与白种、黄种或混血种的兄弟姐妹们一起为建立并加强一个多种族的、自由、民主和朝着整个人类的进步而前进的社会进行工作。我们对此抱有希望。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在开始发言的时候我想表达我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反对种族特别委员会所做的积极和有效的工作表示赞赏，该委员会提醒国际公众舆论注意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同时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有可能为结束南非的这一种族主义政权作出积极的贡献。许多年来，我们一直谴责在我们大陆南部的种族主义政权。许多年来我们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决议，目的是结束南部非洲人民的悲剧。

非洲各国人民为获得独立和自由进行斗争，同时为保卫人及其尊严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牺牲，但是非洲的一片令人珍爱的土地仍然遭受着最为可憎的种族歧视的祸害，这种种族歧视是由种族主义少数主持的可憎的种族隔离政权实施的。虽然遭

受国际谴责和国际抵制——这种抵制是不完全的。我呆会儿将谈到这一问题——这少部分人却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政策，从而藐视我们的所有决议并践踏国际准则，正如在巴勒斯坦的另一种族主义政权一样，该政权也藐视所有联合国决议并把反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一个可憎的种族主义政权强加于人。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是相似的；它们由一种反对全人类的有机的和不自然的联盟联系在一起。

在本大陆的南部制造这一种族主义政权，制造这一仍然使非洲的南部遭受耻辱的帝国主义政权正是同一个在巴勒斯坦制造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虽然这两个政权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制造的，他们却由军事和经济合作聚合在一起，因此完全表明我们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作为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为结束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所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合法性。

虽然我们作出了强硬的决议和呼吁，种族隔离政权仍然实施同样的种族主义政策。压迫仍在继续。种族灭绝仍在继续。虽然有国际呼吁，但对千百万人的拘留，包括对这一具有战斗性的人民的斗争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的拘留仍然继续着。

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的共同斗争未能结束这一政权？我们在说“结束”时，我们并不是对白人采取种族主义的立场；相反，我们要求非洲黑人与非洲白人享有同等权利，因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无论是基于肤色、宗教或种族的歧视。正如我们反对在牺牲另一部分人民的基础上给予某一团体的人民所谓天国一样，我们也反对在本大陆的南部给予少数白人以天赋的特权的观点。

为什么我们的行动并未奏效？原因是我们某些人仍然绕开实施这些决议，虽然我们所有人民包括那些继续与种族主义政权合作的国家的人民都要求断绝与种族主义政权的所有关系。抵制尚未奏效，因为我们许多人——我甚至不能排除某些非洲人——继续与本大陆南部的政权保持关系；因此，我不能要求其他人不去做那些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作为非洲人应该通过我们完全致力于抵制的决议来作出榜样。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对我们国家完全致力于这些决议，并且在任何领域都没有和南非发生任何关系而感到骄傲。

我呼吁那些仍然与种族主义政权保持关系的国家停止这些关系。我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发出呼吁。我们曾经认为该国政府是代表德意志人民的，德意志人民曾经是种族主义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同时我们当时认为他们将首先断绝这些关系并实施《宪章》第七章，反对在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的该政权。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已成为该种族主义政权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在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主要贸易伙伴。他向在巴勒斯坦的该政权提供武器，并以偿还纳粹主义行动造成的损失为借口补偿这一政权。纳粹主义的行动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别的团体或任何特别的宗教的，而是反对整个人类的。我们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向人类偿还纳粹主义罪恶造成的损失的最佳途径是断绝与南非的关系并结束其对在巴勒斯坦的另一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

我们相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将倾听国际社会的这一呼吁。

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目睹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结束，在过去几周中，我们处理了这一问题。我们对关于南非撤出，给予纳米比亚独立，使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成功地结束的协议表示欢迎，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因此协议而转移我们对基本问题的注意力，这一问题就是我们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共同斗争。任何国家都不应以南非已经改变其政策为借口，利用纳米比亚的独立来为避开抵制制度辩护。纳米比亚摆脱南非的非法占领，给予纳米比亚独立是一回事；终止种族隔离是另一回事。我们欢迎南非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撤出。我们强调指出，正在斗争的独立的纳米比亚将同我们站在一起，为终止种族隔离政权作出共同努力。

抵制制度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关注之一。尽管这一制度是部分的，但已证明完全成功。尽管美国行政当局回避美国国会的决定，但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朝着参加我们的共同行动、终止种族隔离政权迈出的积极一步。我们相信，将会作出其他的决定来支持美国国会的决定，继续人类为根除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南非的军事合作及他们向南非提供武器这一事实使我们有理由感到关切，因为这不仅威胁到南



非人民，同时也威胁到邻近的非洲国家。我们已看到，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其他非洲国家人民采取了一系列的侵略行动。

我国同情并充分支持邻近的非洲国家，尽管面临着严峻的经济状况，连续遭到南非的侵略，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向种族主义政权屈服，而是继续执行一种有效和务实的政策。

我们不能不对莱索托的友好人民感到骄傲和敬佩，这个小国四周都为南非所包围，但却以极大的勇气令人敬佩地表明其对我们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共同斗争中的共同政策的承诺。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责任支持非洲前线国家，向这些国家提供一切形式的援助。白人少数必须认识到，世界已经改变，在二十世纪结束之际，世界不会允许一个人由于其肤色或信仰而遭到蔑视。

我们已看到罗得西亚如何变成了津巴布韦，白人和黑人在民主制度下共同生活。我们期望着南非变成阿扎尼亚、所有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生活的那一天到来。

最后，我向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为代表、在非洲自由战士领导下南非人民进行的斗争表示欢呼。我们将站在他们一边，支持他们，直到这一使我们所有人不安的人类悲剧结束。

李鹿野先生（中国）：本届联大是在变化着的国际形势下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当前，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东西方关系得到改善，对话逐渐代替了对抗，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在增强。刚刚结束的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反映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迫切愿望。但是，南非国内的形势却与当前整个国际缓和的气氛格格不入。

自上届联大以来，南非当局在国内加强了对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镇压。今年二月，南非当局宣布禁止包括全国最大的联合民主阵线在内的十七个主要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和南非工会大会的政治活动，这是南非当局自一九七七年取缔18个反种族隔离组织以来，对南非人民反抗种族隔离斗争进一步采取的镇压措施。与

此同时，南非当局在国外采取暗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恐怖活动。今年三月底，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驻法国代表被南非当局雇用的代理人所杀害。南非当局不断延长紧急状态法，任意拘捕、监禁和杀害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士。

在加强镇压的同时，南非当局还加强了对新闻媒介的管制。最近又禁止《每周邮报》的发行。更令人愤慨的是，十一月十八日，南非当局对四位反种族隔离组织的领导人定为“叛国罪”，以死刑相威胁，压制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呼声。所有这些行径都揭穿了所谓“改革”、“对话”和“分享权力”等只不过是一个骗局。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少数统治者是无法靠镇压来阻止人民为争取自由与平等而进行的斗争的，相反，它只能激起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南非当局无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继续逆潮流而动，最终将会受到历史更严厉的惩罚，而对国际社会来说，现在是尽一切努力，迫使南非当局结束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了。

种族隔离制度靠暴力和镇压剥夺了占南非人口70%以上的黑人的基本人权，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决无和平与安宁可言。为争取一个平等的社会和基本人权，南非人民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英勇的斗争。在过去一年中，广大黑人在南非当局更加严厉的镇压面前并未停止斗争，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统一战线正在扩大。黑人工会和宗教组织在团结和动员群众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活动。许多白人也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纷纷加入到黑人斗争的行列。白人学者、商人以及宗教、教育和体育界人士冲破南非当局的禁令，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对话，在白人的青年中开始出现抵抗征兵的运动。南非人民反抗种族主义的斗争正在不断深入和发展。

在南非人民几十年斗争的岁月里，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始终站在他们一边，给予他们各种声援和支持。非洲前线国家对此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在过去数十年里通过了许多决议和决定，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坚决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委

会在加尔巴大使阁下的领导下，为动员国际舆论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个别西方大国仍对南非当局采取迁就和姑息的政策。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对南非有影响的国家，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对南非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它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使南非广大黑人获得应有的平等的权力；迫使南非当局停止对邻国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以实现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今年以来，南非当局参加了关于实现安哥拉和平和纳米比亚独立的谈判，并采取了一些外交行动，企图摆脱它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但只要南非当局继续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它仍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和谴责。南非当局要想摆脱它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就必须取消紧急状态法，废除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党派和组织的禁令，立即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同南非真正的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铲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这是南非当局唯一的出路，舍此没有他途。

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坚定不移地支持南非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和前线国家的正义斗争，并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一切旨在对南非当局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效的制裁措施。我们相信，南非人民和各解放组织，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比纹颂干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自从1962年以来，大会一直呼吁南非当局停止其种族隔离政策。迄今为止，这一呼吁都被顽固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当作耳边风。相反，它继续残酷推行其压迫的和不人道的制度。这种顽固态度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所规定的原则，而且也违反了针对文明社会的普遍公认的原则、法律和规范。

泰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始终如一的。1988年5月6日在纪

念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设立25周年之际，当时的泰国代理外交部长在致该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泰国与国际社会一样认为，以种族为理由对其他人进行歧视，属于侵犯人类尊严，也是人类所深恶痛绝的。泰国政府和人民憎恶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

比勒陀利亚政权使用武装部队和警察，通过颁布紧急状态法并进行新闻检查，对南非的黑人多数继续进行镇压，从而导致多年来无数无辜生命的丧失。不经审判就肆意逮捕和监禁以及对南非黑人的折磨和屠杀是在法律和秩序的外衣下进行的。我国代表团决不纵容这些残暴的行为。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要表示极为关切几十名非洲黑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关进监狱。其中许多人则会因为政治信仰而被处死。

因而，我国代表团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严重关注，南非当局在“共同目标”的学说基础上，意图对保罗梯福·塞特拉巴强行施行死刑。我国代表团强烈要求比勒陀利亚停止执行并减缓塞特拉巴先生的死刑，以防止南非局势进一步恶化。同时，我国代表团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注视有关纳尔逊·曼德拉的消息。即使比勒陀利亚不把纳尔逊送回开普顿的波勒斯穆尔监狱，悲惨的事实是，正如威尼·曼德拉自己说的那样，她爱人“仍然处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监狱之中”。泰国和国际社会的广大成员一起要求，为了人道主义的理由，纳尔逊和其他政治犯和在押犯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予以释放。

遗憾的是，1988年3月8日，安理会又一次未能通过决议，要求按照《宪章》第七章，对南非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有人争辩说，这样的制裁对南非当局

---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的影响最少，但却有害于广大受压迫的黑人群众，并且会严重影响南部非洲地区各国的经济。

我国代表团对这样的断言提出强烈的质疑。这一世界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也对此提出质疑。制裁可能是在南非实行变革以防止该国立即发生大悲剧的现有的最好措施。

为了这些原因，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南非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包括实行强制性制裁，以加速根除种族隔离制度。

10月26日举行的“市政选举”是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的另一个倒退。选举的目的不在于给黑人多数选举权，而是在城区巩固种族隔离。大会在其10月26日的第43/13号决议中完全正确地谴责了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国际社会的谴责。

今年是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建立25周年。25年来，特别委员会一直是反对种族隔离事业的先驱。自特别委员会成立以来，它一直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南非黑人的斗争事业，努力在南部非洲地区实现和平与繁荣。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和大会其他成员一起，衷心地赞扬特别委员会这几年来做出的杰出的工作，特别感谢特别委员会富有才干的主席尼日利亚加巴大使。我国代表团将对他们宝贵的工作给予慷慨的支持。

最后，我国代表团想借此机会，表达我们支持今年9月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要求于1989年召开专门讨论种族隔离的特别会议。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的会议是及时的，能够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避免在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的悲惨的破坏性结果。

奥基约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在国际舞台上，在冲突地区解决长期争端方面取得了真正的积极进展，但令人难受的是，目前良好意愿和调解的气氛并没有影响危害人类的最阴险的罪恶之一。我指的是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正积极地推行这一政策。

过去40年来本组织一直关注着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由于完全不关心和种族主义政权的错误的优越感，尽管国际社会不断施加压力和发出呼吁，但就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废除种族隔离的做法。南非的黑人多数及其他非白种人仍然被剥夺了自己的基本人权，不能求助于正义，无法参加民主的政治进程。确实，南非当局对本国的非白种人采取了更加险恶的野蛮的恐吓行为，狂妄地认为，它带有欺骗性装饰门面般的改变种族隔离，就能够使整个世界相信，它愿意发起真正的变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因为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没有意义的完全是表面的变化而感到安慰。我们决不能轻易相信，种族隔离这样的罪恶是能够加以改革的。除了消除那一罪恶的制度，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接受任何其他事情，因为种族隔离制度被正确地称之为危害人类罪。

我们不能被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狡猾手段所愚弄。非常清楚，种族主义的南非根本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革，在南非实现真正的民主统治。该政权为了保护它的利益和现状所采取的压迫和残暴手法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南非日益恶化的局势表明，该政权正在进行垂死挣扎，以维持和进一步巩固它那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紧急状况的继续，更多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非法拘留，新闻检查，严刑拷问，杀害和谋杀，都是当局对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者的镇压措施。没有一个人，甚至青年人和无辜的儿童，能够幸免于这一完全腐败的不道德的制度。

在此应该提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3/22)以便使我们了解南非最近的局势。我们从该报告中得知，自1986年实行紧急状态以来，有3万多人遭到不同期限的拘留。目前有2千至2千5百人被拘留，其中约250人是17岁以下的儿童，有一人仅只有14岁。

我们大家都知道，种族隔离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南非边界以内，他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都有破坏性的影响。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于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不断进行的侵略行径对于这些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很显然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结构受到了影响。它们迫切需要的国家资源不得不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转用

于自卫目的，同时逃离南非领土的大批难民又进一步加剧了对这些国家已经十分紧张和有限的资源的压力。肯尼亚完全支持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有权庇护种族隔离的难民，并同意——如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那样——需要国际上共同分担重新安置这些难民的负担。我们衷心赞扬这些国家的高尚举动。肯尼亚进一步支持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的任何努力，以便减少它们对于南非的经济依赖，从而减少种族主义政权蓄意进行的破坏稳定行为的影响。

种族主义的南非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南部非洲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肯尼亚坚信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是在南非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制度的唯一道路，在那种制度下，所有人民、无论是何种族、都有权利和机会参与。肯尼亚进一步确信，国际社会拥有的在南非实现此种和平变革的唯一手段是对该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对有些国家说制裁不会起作用的论点不以为然，确实，我们将此种论点仅仅视为企图保护在南非的广泛经济利益。已经实行的制裁对于种族主义政权产生了不利的经济影响，他们也应该推动加强此种措施直到实现人们所希望的完全消除种族隔离的目标为止。因此肯尼亚敦促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倾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执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呼声。肯尼亚进一步呼吁严格遵循联合国对南非的石油和武器禁运，我们坚信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将迅速迫使那个傲慢无礼的政权屈服。

肯尼亚依然坚定不移地谴责种族隔离，它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取消紧急状态，以避免流血的道路；立即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以便使他们能够完全参与政治进程；取消对所有南非和纳米比亚解放运动的禁令；力行克制不对其邻国采取破坏稳定的行为；立即和彻底地废除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就肯尼亚而言，它将继续积极支持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压迫的正义斗争。我们将继续为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提供道义和财政支持，我们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那时种族隔离的罪恶将被完全从地球表面消除。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愿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特别的敬意。该

委员会在其干练和能干的主席约瑟夫·加巴大使的领导下，在使世界察觉该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的凶暴的种族隔离政策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

刘易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以英语发言）：在今年大会审议工作开始之际，人们就积极地推测有可能就世界许多动乱地区的问题通过决议。每年都有许多代表团努力给任何特定项目的审议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然而，对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我们大家每年都不得不更多地讲同样的东西。每年我们都提出更多的关于恐怖、剥削、顽固不化和种族灭绝的例证。我们十分沮丧地得知南非的博塔总统最近于10月22日将两项有争议的法案提交总统咨询委员会核准。两个法案都谋求在该国加强种族分离的法律。种族区域法修正案和防止非法占据土地法修正案已经得到南非伪议会的批准。还有，人们知道由执政党任命的总统咨询委员会不过是对白厅已经决定的东西盖上橡皮图章而已。在南非所谓的三院制议会中，有色人种和印第安人代表已拒绝了这两个法案。

在这块压迫的土地上，政府正在努力将每一个非白人家庭从规定的都市和白人区迁移出去。不断地迁移目前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千百万黑人将导致更多的对抗和流血，因为期待被剥夺者不经过长期和痛苦的斗争就对此默认是极不合道理的。

“关于彻底违反我们时代精神的种族歧视状况的继续存在，它本身以及与之有关的事态发展说明国际社会一再要求消除种族隔离的呼吁是必要的，尽管迄今仍然对呼吁置若罔闻。（A/43/E.中文稿第3页）。

我们在此呼吁释放在南非由于为争取自由权利和把自己从在自己国家中的所有奴役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进行斗争而被关押的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人。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对沙佩维尔六人所判的死刑已经被减刑，但对他们仍然将被判18至25年的徒刑感到遗憾。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阴谋诡计毫无惊人之处，尽管一向令人痛心，因为南非政府谋求为一些没有任何实际上造成德拉米尼市议员死亡的证据而被定罪的人所判的死刑减刑与宽恕犯下粗暴谋杀罪行的白人警察之间取得平衡。



种族主义政权通过诸如使南非不受国际新闻界的监督和取缔所有反种族隔离组织等方法继续压制一切反对其可恶作法的力量。破坏份子还对报社犯下了恐怖罪行，就象《纳米比亚人》周刊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南非政权不作任何努力控制诸如致力于非白人居民的“白狼”之类的团体。

我们对南非政府的行动从来不感到惊奇，我们在一般性辩论中提到，尽管我们仍有疑心，我们对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和平的前景抱有希望——虽然抱有希望，但仍有怀疑，我们都清楚的记得5年之前的卢萨卡协定本应导致停火、由南非脱离接触，以及为进行监督而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然而，这项协定在签字那一年的年底以前就崩溃了。

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敦促国际社会向前线国家提供为保证它们的主权得到尊重所需要的援助。我们也继续敦促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最后，我在这里不得不回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今年5月在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上所说的感人肺腑的话。他说：

“种族隔离不会容忍任何反对。种族隔离杀人。种族隔离出口死亡。

种族隔离政策是一个罪恶的政策。永久推行这一罪恶政策的政府是一个罪恶的政府，不能指望一个罪恶的政府关心其大多数人民的人性和福利。该政府由于其本质引起了人们对其对待非白人公民方法的谴责。它对允许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犹豫不决，只是为了进行颠覆而疯狂侵略邻国，这些都使它遭到普遍的谴责。

我感到必须简单地回顾过去25年中发生的某些事情。

在60年代，国际社会目睹了一系列严厉法律的通过，例如《破坏法》和《恐怖主义法》。这些法律的目地显然是要种族主义政权获得对黑人居民进行更多和更进一步的暴力行动所需要的所谓的合法性。在本机构最终认识到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的合法性之后，上述措施终于在1974年导致中止南非参加大会的活动。

然而，安全理事会直到1977年才通过了一项强制性武器禁运，这本身显然不足以解决南非的问题，世界大多数国家不断敦促采取更严厉的行动。

南非政府在过去的25年中把军事预算的实际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一个在1960年不生产步枪的国家现在却拥有第十大军火工业。这些军火主要被用来征服本国的大多数居民，并骚扰、干预和恐吓其邻国。

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过去25年中未能摧毁决心争取自由的南非人民的意志。我们从阿伦·博萨克牧师那里听到了对南非白人统治即将完蛋的极大的乐观情绪和充分的认同。阿伦·博萨克提醒我们，他的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已将下列这句话列入世界的议程：

“永远允许任何人忘记这句话：及种族隔离的错误如此之大，如此无法为之辩解，具有如此罪恶的本质，种族隔离无法进行更新整顿或改革；只能不可逆转的铲除种族隔离……”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

种族隔离要对我们在莫桑比克所听到的暴行负责。种族隔离要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负责。种族隔离无法忍受博茨瓦纳所存在的种族和谐的美好榜样，种族隔离不能容忍津巴布韦正在进行的非种族社会的尝试。种族隔离无法忍受人民在赞比亚友好的共存。种族隔离提倡恐怖主义，在巴黎杀人，在马塞卢的医院病床上杀人。种族隔离杀人和残害人。”

因此，安提瓜和巴布达重申致力于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些人民毫不畏惧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疯狂野蛮行为。种族隔离的暴力就是南非的问题，而不是那些理所当然的努力争取解放被奴役的人民的团体和组织的反应。要谋求使整个南非社会民主化以便黑人和白人能够在—一个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中，在和平与和谐中共同生活。

别克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的特点是其五年革命变革的实质和意义。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表明它本身能够解决多少世纪以来阻碍其进步的许多问题。

世界上正在出现积极的变化，联合国已经开始在这些变化中起巨大的作用，我们目睹有关所有人的全面安全概念得到贯彻，以及这种现象的开始。对不同利益的考虑、普遍人类价值的优先地位、政治手段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首要地位、从对抗向对话转变——所有这些和其他新的政治思维的组成部分现在正在帮助改善国际气氛，并导致全面减少军事威胁和解决国际危机。

我们要为大力改善国际气氛而进行斗争，首先就应作出进一步的联合努力，迅速消除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创建联合国时，各国人民重申对基本人权、尊严和人的价值的信念。为促进和鼓励对人权和所有人的基本自由的尊重而不区分种族所进行的国际合作已载于《联合国宪章》，并规定为这个世界组织的目标之一。不论以种族或国籍为由对人的歧视在那里发生，人类都不能再容忍了。

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义愤填膺地对种族隔离进行断然谴责是很自然的。这是最公开、玩世不恭和不人道的种族主义形式，而南非当局却将这一政策提高到国家政策和宪法制度的地位。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践踏。该国还变成了巨大的监狱，使几百万非洲黑人和有色人种的自由遭到剥夺。根据种族主义立法，任何非洲人可不经审判或而关入监狱。在紧急状态的幌子下，比勒陀利亚政权运用武装部队、警察、安全部队和种族主义法庭镇压对种族隔离的任何抵抗。除了采取没有任何指控的逮捕外，种族主义法庭还越来越多地将对种族隔离抗议的任何表现视为可判处死刑的恐怖主义和叛国罪。

最近，南非种族主义最高法院宣布联合民族阵线和南非其他反种族组织的几名活动家犯有叛国罪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明正确指出，南非最高法院的决定再次证明法律机构是比勒陀利亚当局手中镇压的工具。事实上，被告被判刑仅仅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维护大多数非洲人的利益，揭露了种族隔离的罪恶性质，呼吁根除种族隔离并且在该国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在南非居住的几百万人要求将他们当人看待，以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受屈辱和歧视地生活下去。他们要求消除由于种族原因而在人与人之间设立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障碍，因为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南非当局对这些合法要求作出的反应是更严厉的大规模镇压和不受限制的恐怖活动。每天都有更多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儿童——加入已有几千人的政治队伍，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不屈从于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为。

25年多来，非洲的杰出象征纳米逊·曼德拉一直遭到监禁。种族主义者利用这种镇压来保证对大多数人进行无拘无束的经济剥削，大多数人已被剥夺基本公民、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权利。南非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保障统治阶级白人少数处于特权地位，而几百万非洲黑人却生活在贫困和不公正之中。

正如联合国许多文件所正确指出的，一些外国垄断组织以及支持这些组织的某些国家在南非进行的经济、金融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事实上维护了种族隔离制度。如果它们停止在各领域里提供援助和合作，种族隔离制度早就结束了。

联合国将种族隔离政策和制度视为危害人类罪、对国际法的严重违背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完全正确的。

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经常要求比勒陀利亚当局不再犯种族隔离罪，给予全国人民主权和自由。但是，南非当局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持续要求视若罔闻。

尽管这个世界组织作出了许多决定，比勒陀利亚继续实行受到谴责的班图斯坦政策，使用更加残酷的暴力对付该国的非白人阶层和民族解放运动，禁止民主组织的活动。比勒陀利亚越来越多的运用审查和其他严厉的措施对付反种族隔离的抗议行动。

种族主义和侵略总是臭气相投。南非对非洲邻国所采取的许多侵略和颠覆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安全理事会主席在6月24日的声明指出：

“……只有通过彻底扫除南非和整个该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源——种族隔离，才能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变革……。” (S/19959)

根据我们支持最终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任何形式的原则性对外政策，苏联一直支持旨在无条件地消除不人道的种族镇压制度及种族隔离的措施。我们支持联合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将在我们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中严格遵守这些决定。

我们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应继续作出全面努力，保证尽快完全消灭种族隔离罪。苏联和国际社会一样，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南非爱国者。

苏联认为各国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建议的禁止向南非提供军火和进口南非产品严格执行大会关于禁止向南非供应石油的决议。

我们也赞成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反对南非获取核武器的措施。苏联和非洲以及其他国家一样，认为根除种族隔离的任务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决定性努力，包括采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

比勒陀利亚当局早就应当认识到，与南非前途有联系的不是镇压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民斗争，而是停止镇压，改变思想，结束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使所有的南非人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统一民主、非种族的国家。种族隔离注定要灭亡。无论通过掀起新的恐怖或镇压浪潮，还是对非洲前线国家发动武装侵略，或是玩弄阴谋诡计，装模做样，都不能挽救种族隔离的命运。诉诸恐怖和暴力手段、镇压权利和自由显示的不是该政权的力量，而是它的软弱。这表明它缺少基础。\*

以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常驻代表加巴先生率领的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表团8月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苏联指出根除与我们这一时代不合的种族隔离是建立共同安全的要求之一。

我们在这个高级讲台上强调指出，苏联将一如既往，继续作出努力，以实现公正持久解决非洲问题的目的，使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民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生活。在联合国根除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我们将进一步作出贡献。

---

\* 副主席沙卡尔先生（巴林）主持会议。

卡特卡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项目仍然列在国际议程上，这可以说是世界现状的不幸。国际社会仍然面对着有史以来人类创造的一种最丑恶、最残酷的制度，因为种族隔离包罗了从奴隶制到纳粹主义的一切罪恶。它否定了体面闻名的人类珍惜的一切价值。少数种族主义者利用这种可耻的政策，硬说自己可以决定碰巧生着另一种肤色的大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一种得到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虽然许多国家都存在种族偏见，但只有在南非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通过国家立法形成一种制度，并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权问题，但在南非，大规模违反人权的行是这一制度必要的条件。

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南非现在是一个正在加强军事化的警察国家”。（A/43/22，第16段）

对黑人大多数的压迫和镇压并没有放松。无止境的紧急状态法、使用治安维持会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无名暗杀分子、未经审判拘留无辜的人，包括儿童、以及其他杀人形式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南非除了是世界上人均政治犯数字最高的国家外，还是世界上一个——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死刑率最高的国家。仅在今年，南非少数政权就已经处死了115名无辜的黑人，这些人的唯一罪行是反对种族隔离。南非已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它甚至不顾一切地在遥远的异国土地上暗杀反对它的人。在巴黎残酷暗杀塞普坦布尔女士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除了看到种族隔离政权在国内进行镇压，在国外采取无视国际法的傲慢态度外，最近还看到它作出了更多的滑稽表演。上星期，《国家总统》博塔表现出一种具有压迫人的暴政特点的、扭曲的正义感。他把沙佩维尔六人的死刑减为18年到25年不等的长期监禁。沙佩维尔六人犯了什么罪？只有南非的法律条文中才有共同目的”这种奇怪的罪行。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仁慈是在产

生关心六人的国际呼声后才给予的。保尔·塞特拉巴的判决后来缓期执行也是这种情况，塞特拉巴是一位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也是根据所谓的共同目的对他判处死刑的。塞特拉巴案件促使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623(1988)号决议，该决议强烈敦促南非延缓处决塞特拉巴，并对他的死刑减刑，以避免南非局势进一步恶化。

博塔在对一些死刑减刑的同时，绞死了五名被宣判犯有死罪的黑人。种族隔离政权的领导人正在用虚假的宽大行为和开明思想欺骗国际社会，但我们不会被这些歪曲了南非内部真正局势的毫无意义的姿态所欺骗。例如，我们对博塔释放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泽弗奈亚·莫托彭是没有什么可感激的，莫托彭在南非的监狱里渡过宝贵一生中的许多年。他的唯一罪行是反对种族隔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哈里·格拉先生也是因为医疗和人道主义原因才被释放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其他人早就应该释放了。这些原来就不应当被监禁的长期受苦的人不应当被用来作为博塔棋盘上的卒子。我们对纳尔逊·曼德拉获得释放已不愿意再抱幻想。曼德拉同志不应当被博塔拖延时间的战略利用。他应当无条件地、立即获得释放。

种族隔离政权在加紧内部镇压的同时，一直在外交上采取攻势，热衷于进行据说能够给南部非洲带来和平的对话。但是，我们只能表示既谨慎，又乐观，否则我们又要上南非的当。

如果说，以前的经验有任何借鉴价值的话，我们就不能完全相信博塔所作的任何承诺。只有当博塔具体执行已经达成的协定的时候，我们才能相信可能导致西南非洲和平协定的四方会谈。

在这方面，我愿引用我国外长1988年10月6日在本大会上的讲话：

“南部非洲的冲突、战争与整个混乱局势，其根源在于种族隔离制度。今天种族隔离制度被迫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南非政府已经决定在南非放弃种族隔离制度，或者放弃对其邻国的武力政策。相反，这一明显的姿态变化是其占领军在安哥拉遭到军事失败的直接结果，也是由此产生的在南非内部的政治、

经济压力以及由外部反对种族隔离政权进行的制裁所产生的毫不留情的压力带来的直接结果。大多数的黑人以及一些开明的白人，包括那些现在拒绝应征入伍的白人，举行暴动，他们一起共同施加压力，迫使南非政权放弃在安哥拉的战斗。这就是现实。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而不受种族隔离宣传的欺骗，也不要受其盟国及支持者的宣传的欺骗，这些盟国与支持者声称南非政府现在已经走上了改革的道路。”（A/43/PV.20, 第 11 页）

他们所谓的改革只是表面文章。在南非的黑人多数依然被排斥在民主进程之外。南非政权继续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破坏，然而我们的批评者们却要我们合情合理，温和，与南非谈判。他们对我们说，扮演成仁慈的独裁者的种族主义政权正在向好的方面改变。但就我们而言，我们看不到这种说法的根据。这只是那些敦促与南非对话的人们的恶作剧。南非白人少数在同邻国对话之前，为什么不能先同南非的黑人多数谈判？人们常说，行善从家里开始。他应该先管好自己眼中的芒刺，然后再去管别人眼里的灰尘。

在这方面，我们谴责南非最近进行政治活动，与远离南部非洲局势的非洲国家进行对话。我们谴责博塔在那些没有直接影响或任何关系的非洲国家首都招摇过市。我们认为，这样的对话既没有必要，也不可取。博塔是别有用心。他想被接受、他需要体面，有什么能比欺骗某些非洲人进行对话更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有人甚至建议，博塔应该与非洲国家各位领导举行一次联合会议。我要断然声明，除非种族主义政权给纳米比亚独立，开始真正、不可逆转地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否则，坦桑尼亚决不同他对话。

南部非洲局势的最终解决在于彻底铲除种族隔离，这是问题的根源。然而，我们决不能受骗上当，相信种族隔离会自行消亡。南非只有在压力下才会放弃种族隔离。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会受苦。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种族主义政权有机会减轻这一痛苦。它可以首先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这将对它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弄玩拖延战术，推迟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执行的日期，只能产生消极影响，继续抓住纳米比亚，把它作为种族主义南非和独立的非洲之间的缓冲的代价已经太高，无法维持。自身的利益和尝试，要求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立即自由。

南非应该废除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班图斯坦国。至少少数人政权现在也必然知道，国际社会已经断然拒绝班图斯坦，南非人民本身也拒绝了班图斯坦。作为建立信任措施的一部分，为了表明他们有诚意，南非应该停止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支持安盟与民运。

国际社会应该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对南非施加压力。制裁确实有效。这方面，我们拒绝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制裁会伤害黑人多数，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启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与此同时，我们敦促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我们谴责为了谋利的自私利益违反武器禁运的军火商。我们支持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全面和强制性制裁之前，实行有选择的制裁。我们认为，禁止从南非进口煤炭、纺织制成品、农业产品和其他商品，能打击种族主义政权。我们要求那些继续与南非通商的国家停止资助种族隔离。光说我们与南非的贸易量已经下降还不够。完全断绝才是解决办法。各个自由和热爱和平的国家不应该同南非做生意。

这次每年一度的种族隔离问题的辩论应该提醒我们，在我们将要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依然面临着种族隔离的挑战，种族隔离是最恶劣的践踏人权的形式。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对联合国表示藐视，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

不幸的是，该政权继续得到强大盟国的支持。因此，它有能力无视或装作无视联合国。如果我们各国都团结一致地反对种族隔离，我们就能缩短受苦的时间，加速打败少数政权，我们谁也不要骗谁。最后审判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命运已定。如果我们不站在正义一边，历史不会宽容我们。在种族隔离恶魔面前，我们不能表现温和或不那么彻底。如果我们不想同种族隔离斗争，我们至少不要阻挠那些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结束这一压迫的最后堡垒的人们。

萨拉赫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在我们就有关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议程项目36进行辩论时，我一开始就要指出，我国代表团将全力与国际社会一道促使南非政权放弃其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离经叛道的政权所执行的倒行逆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反理性的，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安全，但要使该政权认识到这点有时似乎象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工作。

已被谴责违反人类罪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应被视为最可憎的做法之一。这一可憎的制度遍及南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制度之下约有2千5百万非白人一直被系统的剥夺了《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他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件中所规定最基本的人身自由。

种族隔离制度的要害就是不平等，在此制度下南非已将种族歧视体制化，其规模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但正式的不许黑人人口参与政治进程，而且还制定了许多镇压法律，以压制正当的不满呼声。臭名昭著的罗本岛上关押了成百的爱国者，数以千计的人被监禁或是被禁止从事任何活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在使用这种法律武器时是何其残酷无情。与此同时，这种极端镇压所必然导致的自发抗议虽然是和平的，但却一再受到这个警察国家谋杀般的残忍对待。

有些人或许低估了象种族隔离这种压迫性制度中所固有的暴力，那么，沙佩维尔和索韦托的烈士们仍旧可以严峻地提醒人们，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以恐吓手段迫使大多数黑人人口屈服时会不惜置人于死地。进一步说明问题的是，南非政权决定重新实行紧急状态，取缔所有反种族隔离组织与个人的活动，进一步严格限制国内外新闻界自由流入的消息。对那些崇仰新闻自由原则的人来说，南非政权的这一行动严酷地表明，该政权准备镇压任何向国际社会通报南非局势现实的努力。

种族隔离的骇人听闻的政策——大会自第一次会议以来一直在审议这一问题——是完全否定《宪章》序言中所重申的

### “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信仰”

在种族隔离所固有的有系统的压迫和残暴行为中——在过去两年中这种对南非黑人的压迫与暴行升级到了空前的水平——最使我国代表团感到不安的是，该政策对无辜的儿童大打出手。1986年4月人权律师委员会的报告题为“对种族隔离年幼的受害者儿童宣战”，其中列举的细节令人发指，在此难了复述。

1986年2月种族隔离政权也承认，共有2016名年龄在16岁以下的儿童被拘留。1988年，因公开要求享有其“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而被逮捕的黑人中有71%——即18966人中有13556人——年龄在26岁以下。1986年12月，该政权宣布，有256名年龄在16岁以下的儿童被拘留，其中140名年龄在15岁，其他儿童年龄在14岁与11岁之间。然而，我国代表团也清楚，由种族隔离政权所提供的这些数据是大大缩小了的。

根据宣誓书、法院记录、新闻报导与声明所编纂的一份报告表明，死于政治暴力的1,400人中，200多人为儿童，第一次实行紧急状态时有2000名儿童被拘留；其中数名儿童，包括好几名年龄在13岁以下的儿童，在监禁期间中死去。在南非，被枪击或受伤的儿童若去医治伤口的话就有可能被拘留。

在家园——这是集中营的现代代名词——已经被剥夺公民权的黑人正在失去其国籍，并根据种族标准而被送到荒原，在这块被强迫实现表面独立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儿童。特别是在这些家园中，婴儿死亡率非常之高，营养不良的情况也很严重。在乡村地区受到各种因营养不良而带来的疾病的折磨的儿童百分比也很高。通常，这些儿童患有霍乱、伤寒、小儿麻痹、失明、肺炎、神经虚弱或说话困难。医疗保健也是隔离的，而为黑人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很次，不能满足需要。值得

注意的是，自1968年以来该政权已禁止公布任何有关黑人营养不良的数据。

比勒陀利亚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具体体现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所作所为。比如6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被据说是属于在非洲的欧洲后裔人抵抗组织的一名前警察所无端杀害。尽管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新闻检查，全世界的新闻界都已注意到，并尽可能广泛的报导了这个法西斯组织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一罪行非常严重，犯罪者只被送入一个精神病院，最后又将被放出来进行更可怕的犯罪行为。

南非违反文明世界中常见的某些私法惯例，在将波普·莫利夫、特罗尔·莱霍达、莫斯·寺恩拘留40个月而不准保释和于3年半的审判之后，判处他们犯有恐怖主义罪，这3个人都是联合民主阵线——该组织为争取正义、自由与自决的多民族联合阵线——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国际社会不一致声讨这种滥用司法权的作法的话，这3位领导人的结局就很可能不会象那个新纳粹份子一样，而被判处死刑。

我国代表团欢迎改判沙佩维尔六个人的死刑，但我国代表团坚信，这一改判是可耻的预谋、为的是挽救某些被判有谋杀罪的白人的性命，而又不致于引起国际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这种行动只能再次证明，就种族主义政权而言，黑人的命没有白人的命值钱。为了缓解国际社会的愤怒，博塔政权已宣布，纳尔逊·曼德拉肺结核完全康复之后将不被送回监狱。就我国代表团而言，种族隔离之下的软禁与监禁毫无区别，因而，我们在曼德拉无条件获释之前是不会满意的。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教会与宗教组织也不能免受有系统的暴力。右翼极端主义者与保安部队在种族隔离政权的怂恿之下经常参加社区犯罪。轰炸卡达特索·肯雅教堂——这两家教堂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福音，要求南非政权“取消其施加的沉重负担，让受压迫者自由”——便是这些暴力行动的活生生的例子。

种族隔离及其表现形式是反人类、反正义的头号罪行，因此必须废除。容忍这种无耻行径的继续存在使国际社会处于困境，国际社会是要主持正义，反对种族隔离的。允许种族隔离继续存在就是使我们通过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所有决议成为闹剧，这就是完全无视《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大会关于采取行动同种族主义斗争的第2106A(XX)、3057(XXVII)和3068(XXVIII)号决议所载的原则。

我们在大会讨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时，我国代表团有时感到十分失望和沮丧，这是有正当理由的。以上例举的事件证明了南非继续顽固不化拒绝尊重自己的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拒绝服从文明世界的判决。种族隔离问题摆在大会面前已经几十年了。许多决议仍然有效，但有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大会根据1973年11月第3068(XXVIII)号决议通过了《镇压和惩罚种族隔离罪国际公约》供签署和批准，并呼吁所有国家尽快签署和批准该公约。截至1988年7月31日，已经有87个国家参加、签署或批准了该公约。还没有能够遵守该公约的国家非常之多。公约通过后，南非一直没有努力纠正种族隔离罪行。恰恰相反，比勒陀利亚通过了更多的镇压条例，禁止合法的抗议示威，干涉种族隔离受害者——多数是儿童——的体面的葬礼，玩弄花招，搞傀儡举行，把互不相干的问题联在一起谈判，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工业国的经济需求变得更为紧迫，对比勒陀利亚的指责将能有所减少。

尽管这一进程的进展缓慢，尽管南非黑人和毗邻前线国家的人民感到失望，尽管他们遭受了生命损失，我国代表团仍然充满了希望，相信通过强制性制裁能够促进种族隔离政权的和平解体。在目前南非通过其支持者已经获得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的情况下，可能付出的生命代价是无法想象的，不仅对黑人如此，而且对有责任心、有同情心的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也是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消除种族隔离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是根据《宪章》第7章实行强制性制裁，这无疑能迫使种族政权同被压迫的真正的代表举行谈判。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这方面继续

出现的积极进展。南非现在企图通过秘密讨价还价获得特许签署《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以此来放松对它进行的核制裁。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其他国际条约问题上玩弄两面派手法，我们最强烈地希望《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三个缔约国制止南非的企图。

工业国再也不能继续鼓吹经济制裁会伤害南非黑人了，因为南非工会大会、南非青年大会、南非教会理事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最近被判决和监禁的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都坚决支持制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早在1959年就支持对南非实行制裁，作为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方法。我国代表团高度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为敦促所有国家对南非实行制裁所做的努力。

我们会永远牢记那些作出最终牺牲的人。特别是为了他们的名义，必须早日、公正地解决种族隔离问题，彻底根除这一邪恶的制度。

乌尔德·博耶先生（毛里塔尼亚）（以法语发言）：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四十周年。再过几天我们将庄严庆祝这一纪念日。这一历史事件在这些年中深刻地影响着全人类的进化，使我们不仅仅清楚地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而且还努力帮助在世界范围内确保对人权的越来越多的尊重。似乎所有国家都欢迎这种演变。不幸的是，南非领导人却完全无视这种演变，他们的行为和政策与历史背道而驰。

的确，自从1948年12月10日历史性的《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南非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恰恰相反，南非领导人通过其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采取越来越多的罪恶措施反对南非人民要求自由和完全享有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合法愿望。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反复呼吁，南非领导人仍然置若罔闻，使自己在国际社会上彻底孤立。

自从1952年种族隔离问题列入大会议程以来，种族隔离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种族隔离是以剥夺人民最基本的人权为基础的，维持种族隔离

是镇压、压迫和侵略，其毁灭性的影响远远超过南非边界，影响到整个南部非洲，严重地破坏了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和睦发展。因此，1981年关于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巴黎国际会议的最后宣言宣布种族隔离政权

“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不再是威胁而已，而是公然破坏”。

南非不断派军队入侵前线国家，对该地区一些国家进行经济讹诈，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非法占领，在南非实行紧急状态达将近4年之久，对新闻实行严格检查，对反种族隔离战士进行草率处决，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证明只要种族隔离在该地区继续存在，该地区就不会有和平。事实上，种族隔离是整个地区的祸根。

南非最近发展事态的特征是对内压制——比如今年2月24日的镇压性措施——和在该区域的侵略明显增加。面临这种局势，南非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进行的坚定抵抗也在继续加强。应该向英勇的非洲战士们作出的牺牲致敬，我们应该怀念所有在战场上倒下的烈士们。我国一贯声援南非人民的英勇斗争，将不遗余力地确保他们的公正事业取得胜利。由于我们忠于这种声援，我们不胜荣幸地于今年——即1988年6月16日至18日在我国首都主持了审判种族隔离第二次筹备会议；审判系由国家元首主持。

南非近年来的事件使得国际社会认识到，全面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是该国爆发全面内战、整个地区发生普遍战火的唯一可能的替代办法。因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它的常任理事国最终根据《宪章》第七章，宣布向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我们赞赏某些国家自愿采取的某些产品的禁运，赞赏某些北欧国家和加拿大采取的某些更普遍的措施，但我们认为，只要安全理事会不向种族隔离政权执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该政权就会继续找到绕过这种制裁的方法和手段。

在最近几天中，我们已经看到一旦国际舆论决心使种族隔离贵族倾听理智的呼声，它可以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由于施加了多种压力，世界得以拯救沙佩维尔六志士的生命。然而，这一胜利不能使我们陷入幻想。种族隔离依然如故，因为

它的两大支柱——种族区域法——即居住分离——和按肤色分类依然有效。遭到大会第43/13号决议拒绝的今年10月26日组织的市政选举证明，南非领导人拒绝设想一个种族社会之外的社会。最后，南非依然保持着它罪恶的死刑记录：就在沙佩维尔六志士得到拯救免遭处决的那一天，另外五个人遭受了这种悲惨结局，使得今年的总数达到115。

最后，我要再次重复，毛里塔尼亚积极声援南非人民和该区域遭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部队一再袭击的人民的斗争。我们重申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反对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英勇和正义斗争。我们仰慕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被囚禁的爱国者进行的战斗，并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他们。

我们依然相信，只有完全彻底地拆除种族隔离，与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对话，才能够在南非开创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时代。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这一工作的某些阶段，我们必不可少地要停下来想一想问题的症结，我们赞同的决议存在的理由，我们赋予的使命和采取的措施；换句话说，要想一想国际上反对种族主义行动的道义和社会实质。

反对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需要，也不仅仅是一种和平选择。它基本上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种道德需要，与我们政府和人民重申普遍尊重民主原则——所有人类根据这些原则生来自由和享有平等尊严和权利——的物质和精神能力有关。

僵局是明显的：我们要么进行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要么保护和庇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这不是摩尼教逻辑。这是一种伦理选择，容不得采取中间立场。

自从1952年种族隔离问题第一次被列入大会议程以来，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期内，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比如建立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赞同了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关于石油禁运的决议，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特别是《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因此形成了普遍的良知；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际法律秩序；通过了制裁，尽管是不充分的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相对来说受到了孤立。殖民世界存在的歧视在近年中被消除，甚至连某些工业化社会曾经存在的体制性种族主义也被消除。

所有这一切都是反殖民运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人民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的基本工作。联合国支持了这些斗争，正确地解释了它们的历史作用。

在这一方面，值此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必须提一提该委员会在加尔巴大使杰出的领导下进行的越来越有效和成功的工作。举行着重通知和指导公众舆论的小型会议——比如在秘鲁举行的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记者参加的小型会议——这种新的办法是一种进行动员和调动的有效办法，对世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

南非企图破坏这种会议，其中一次企图是在利马进行的，但没有成功；这表明了这种会议的成效和价值。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都必须承担起作为属于国际社会的国家应承担的责任，指导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与种族隔离政权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仅有道德义务，而且还有法律义务——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继续努力消除种族隔离。从最后的道理来讲，这涉及到相反的法律义务，就是说不直接或间接地保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某些国家同南非之间越来越多的金融和商业合作——只提经济方面——损害了国际社会为消除种族隔离所作的努力，并有助于支持种族隔离。这种经济勾结同抵制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联在一起的，从而使种族隔离苟延残喘，并拖延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

我们甚至不能间接地保护种族隔离，因为南非政府通过实行种族隔离把自己置

身在国际法之外。它甚至在本国使用自己的法律秩序，违反人权和人民的权利。这是当代历史中有系统地侵犯人权不是通过违反国内法而是运用国内法的唯一例子。

尽管如此，并且作为在形成种族隔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南非历史的各个阶段中进行的争取人权的集体斗争的重大教训，南非人民正在受苦和斗争，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受苦越深、斗争就越坚决这一道德能力。

南非政府在推行镇压性政策的同时，正企图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近几个月来，这些改革涉及到选举方面。但是，种族隔离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东西。不能够有较多的种族隔离或较少的种族隔离。种族隔离不会改邪归正，也不能对它进行改良。种族隔离必须消灭、消除和扫除。因此，今天使人们对和平与和解寄予希望的新缓和的春风应促使国际社会尽快作出决定，履行自己的承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种族隔离。

在四方谈判中就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尊重和充分执行。除了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实现自决外，这是向前跨出的一大步，但只有当种族隔离被废除，以及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光辉照耀南部非洲永久和平的未来的时候，它才具有历史意义。

随着纳米比亚获得自由，我们将只是治愈了一个创伤。另一个创伤是继续存在的种族隔离政权，在这个伤口仍未治愈并继续流血的时候，南部非洲的和平是不会持久的，世界良知也不会永久地得到安宁。

最后，我愿向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南非犯人致意，并在这里回顾二十五年前他在被判处徒刑的时候说的一番话：

“历史告诫我们，当关系到他们的良知的时候，惩罚并不能使人们气馁，我的人民和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将不会气馁。我准备付出代价，即便我知道非洲人在监狱里的艰难处境。我对生活在幻想的自由中的这个国家居民的

骇人听闻的状况感到恐惧，这种恐惧的心情比我对骇人听闻的犯人的状况感到的恐惧强烈得多。 我认为，我为我的人民和南非尽了自己的义务。”

因此，使我们走上这个讲台的承诺不是一种仪式；这是一个信奉和支持南非民族事业的行动。 我们向非洲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男女再次重申我们兄弟般和战斗的声援。

韦尔多瓦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称纳米比亚问题为意见一致但却毫无结果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大会仍在讨论南非对非白种人——即甚至在目前的种族主义者在那里之前就生活在这块领土上的人民——实行歧视的问题。 我们又面临一个毫无结果的一致意见的问题。

关于种族隔离，我们不仅听到非洲对纳米比亚发出的呼声，而且谴责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尽管如此，尼日利亚大使约瑟夫·加巴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分提交的有价值 and 极好的报告告诉我们，进展为何如此微小，以及我们在进行一致的国际努力反对种族歧视方面是如何倒退的。 但是，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模仿悲伤的预言家耶利米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控诉了四十年毫无结果。 一些实际的原因使那些不愿听到控诉的人对此充耳不闻。

从加巴的报告和决议草案 A/43/L. 30 中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将能够使我们把言语化为行动，我国对于这项计划表示欢迎，因为我们知道，这项计划根本不违反不干预原则。 恰恰相反，关于捍卫人权，联合行动是所有国家必须履行的一项国际义务。

因此，厄瓜多尔支持必要地取消紧急状态法；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杰夫-马塞摩拉、被拘留的儿童和其他政治犯；确定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政治流亡者安全返回和在南非领土以及邻国停止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厄瓜多尔还支持呼吁会员国遵守对南非实行的武器禁运，并不违反关于军事合作的决议和其他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措施。因此，厄瓜多尔赞成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以加强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倡议。

显然，如果我们不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我们就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严格的监督和适当的制裁。

厄瓜多尔真诚地赞扬那些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明确宣布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国家和机构。然而，由于我国支持决议草案 A/43/L.34，我愿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在不加修订的情况下坚持那些可以说是与时代不合或历史性的决议草案，只是因为前不久决定应该加入这些决议草案，所以它们继续成为项目的一部分。

我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人们明显地看到，虽然以色列已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它与南非往来的程度，而其他国家却公开地扩大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尽管人们未提到这一点。

无论如何，对向南非提供石油的事件、比勒陀利亚在大量购买和出售武器的种类和程度、以及给予贷款和转让技术等等进行审查，就足以证明在该问题上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

因此，我们应在今后适当地协调我们将在此就项目 36 通过的多项决议。这一工作应建立在仔细和实际地估价已经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这显然需要反种族隔离特委会更积极地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在 2000 年以前把该项目从议程中去掉。

纳尔逊·曼德拉经受了太多牺牲，他的生命对人类如此有益，因此也要求我们作出牺牲，当然团结一致也必须取得成果。

下午 7 点 55 分散会。